

陇原当代文学典藏·小说卷

汗血马

张弛 著

HANXUEMA



读者出版集团
DUZHE CHUBAN JITUAN
敦煌文艺出版社

陇原当代文学典藏 · 小说卷



汗血马

张弛 著



读者出版集团
DUZHE CHUBAN JITUAN
敦煌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汗血马 / 张驰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
2011. 11
(陇原当代文学典藏. 小说卷)
ISBN 978-7-5468-0228-2

I. ①汗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31700号

汗血马

(陇原当代文学典藏·小说卷)

张 驰 著

丛书编辑: 王忠民 张国强

责任编辑: 张慧梓

装帧设计: 石 璞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 (730030)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网址: www.dhlapub.com

投稿邮箱 tougao@dhlapub.com 编务信箱 gy@dhlapub.com

0931-8773084(编辑部) 0931-8773235(发行部)

精一印刷 (深圳) 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625 插页 6 字数 240 千

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1 500

ISBN 978-7-5468-0228-2

定价: 3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 并许可使用。
未经同意,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目 录

第一章	鸱鸢	1
第二章	马群	24
第三章	狼烟	69
第四章	天涝池	89
第五章	大围猎	142
第六章	瘟神	167
第七章	马哭	197
第八章	雪崩	226

第一章 鸱 鸢

太一贡今天马下，
霏赤汗兮沫流赭，
骋容舆兮跼万里，
今安匹兮龙为友。

——汉武帝《太一天马歌》

许多年以前，一个年仅七岁的小孩做了一梦，他梦见一群惊马跑过了一座城头，鬃毛怒张，尘土飞扬，十分雄奇。他追着那马群翻过城头，跑了很远很远，最后进入一道峡谷，却又惊讶地发现，那群马不知怎地，突然被宰杀了，一个个倒在血泊中。马的肢体不翼而飞，只剩下一颗一颗马头，矗立在一一张张马皮上，泪眼向天，堆满了一条长长的山沟。他十分恐惧，不解其意。梦醒后说给大人们听，大人们都说他胡说八道。直到二十年以后他长大成人，方才恍然明白了这个奇怪的梦境。

这个小孩的名字叫臧小山，上学后名叫臧甲山。他的家就住在西部高原的一条峡谷中，但这条峡谷比他梦见马群死亡的那条峡谷要宽得多，长得多，南边是终年积雪的祁连山，北边是赤赭色的焉支山，中间串珠似的分布着七八座古城堡，是唐僧取经走过的地方。他家的院落就在其中一座最小的古城堡里。这座古城堡据说原是匈奴人的一个营垒，后来被霍去病的战马踏平了，后来的后来，羌人、氏人、土蕃人又把它陆续修复起来又陆续毁灭了，直到大明皇帝把长城修到嘉峪关的时候，它才正式成了一座县城，古名骊靬城。

就在那小孩做了那个怪梦的第二天夜里，他又亲眼目睹了一场奇怪的事情。

那天晚上月亮很亮，刮着一丝冷风。时间已过子夜，小城一片寂静，大人们都已进入梦乡，唯这小孩怎么也睡不着了，那个奇特的梦境一直搅扰着他



的心魂,使得他苦思冥想,不能释怀。

忽然,院子里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。这一声惨叫声音并不大,但却有一种毛骨悚然的阴森。小孩就哆哆嗦嗦爬起来,隔窗洞向外看,只见院子的柴堆上,一只大狸猫逮住了一只小灰鼠。那小灰鼠还没死,在猫嘴里吱吱地叫,尾巴拧成个圈儿,打着猫儿的胡子。那猫儿却又不一下子吃它,跳下柴堆后,又把它丢到地上,来回逗着玩。小孩呆呆地伏在窗棂上,窥看着这情形,一动不敢动。那大狸猫把小灰鼠玩耍多时,好像终于累了,肚子也饿了,那小灰鼠也似挣扎得精疲力竭了,白肚皮朝天躺着,像等死。这时候,小孩的眼睛愈加一眨不眨了,他似乎知道,似乎又不知道,下面将发生什么事。

蓦地,怪事儿出现了:就在那大狸猫微微喘息的当儿,那只等死的小灰鼠突然翻身而起,竟像人一样跪在猫儿面前,两只小爪儿举在耳边,小脑袋在地上一下一下地磕着,活像人在叩头乞命。那只大狸猫似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住了,后跳三尺,弓起脊背,喉咙里发出一阵呼哧呼哧的粗喘,像是在判断思考。观察有顷,又忽地一个箭步窜上去,一口叼起那哀哀低鸣的小灰鼠,重新跳上柴堆高处,大口大口地吞食起来。

月光如水,那猫儿食鼠的动作神态非常清晰地映在小孩眼中,十分狰狞凶残。吃完之后,猫儿又犬坐于柴堆上,伸出两只前爪,吐着红舌头,一下一下地洗起脸来。

这时候,七岁小孩的身上已出了一身冷汗。他正要重新卧入被筒,忽然,夜空里又传来一声凄厉惨叫。这一声惨叫比刚才那声小灰鼠的惨叫要响亮得多,阴森得多,但仍然没有打破夜的寂静。爷爷的耳朵背了,咕噜着翻了个身,随即又扯起鼾来。睡在西屋的妈妈和姐姐一点动静也没有。小孩就禁不住打了个冷颤。紧跟着,那声惨叫又一次传来,而且比前次更加凄厉,像鸽哨的余音在夜空里久久回荡。与此同时,小孩还发现,那只正在洗脸的大狸猫也和他一样,在柴堆上打了个冷颤,接着高高地昂起脑袋,倾听那声音。

那声音异常古怪,像是在黑暗中盯着一个什么目标,在有意识地叫。隔一会叫一声,隔一会叫一声,越来越急促,越来越阴凶,那只大狸猫就在这连续不断的叫声中瑟瑟地发起抖来。小孩的眼睛也随着移动窗格,自下而上地在夜空里搜寻那叫声。他终于发现,那叫声来源于一棵树上。妈妈和姐姐住

的西屋后墙正抵着城墙的半腰，城墙外面有一棵高大的白杨树，树梢掠过城头，上面有一个黑黢黢的老鸦窝，就在那老鸦窝的上面，闪动着一双绿幽幽的眼睛。小孩的心就蓦地一跳，那是一只鸱鸒子！鸱鸒子是一种恐怖的大鸟，它一叫，就有人要死亡。他禁不住扭头看了一眼熟睡中的爷爷，爷爷已经很老了，白发苍苍，脸上布满了老斑，他不由鼻子一酸。

“噗噜”一声，那只鸱鸒子从树上飞了下来，接着那只大狸猫也从柴堆上滚了下来。那只鸱鸒子的翅膀就像老鹰一样，在院子上空旋来旋去，不再叫，只是绕着大狸猫的头顶飞。大狸猫就浑身软得成了一堆泥，伏在地上爬不起来。鸱鸒子的翅影一掠过它的头顶，它就浑身一个痉挛，嗓眼里发出一阵嘶哑的低鸣，那呻吟跟刚才那只小灰鼠在它面前的哀鸣一模一样。终于，那鸱鸒子又一声凄厉的啸鸣，像是发出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命令，大狸猫就一个哆嗦站了起来，艰难地挪动四肢，从门洞里钻出去，跟着那鸱鸒子走了……

小孩长长地吁了口气，呆坐在炕上发了愣。四下里愈发静得出奇，除了一丝低咽的风声外，什么声息也没有。过了一会，他忽然像记起了一件什么大事似的，急速地穿上衣服，从枕头下抽出一支弹弓，蹑足下地，追着那大狸猫和鸱鸒子走了出去……

二

院子外面，月光更加明亮，几乎看不见一颗星星，也没有半多云彩。祁连山和焉支山像两条巨蟒环抱着古老的城廓。城门洞子敞开着，已经没有门扇。那只大狸猫就在鸱鸒子的导引下穿过城门洞子，到了城外。城外便是乡村，收割后的原野一片荒芜。护城河里早已没水，成一条干壕，荒草丛生，婴儿横陈，有野狗不时出没。鸱鸒子就沿着城壕擦低空缓缓向前飞行。大狸猫几乎走不动路了，速度极慢，鸱鸒子不时地停在空中，回头啸鸣一声，猫儿就加快几下脚步，但走不多远，又一瘸一拐地落在了后面。

小孩就这么悄悄地尾随而行，一会儿勾腰前爬，一会儿又伏地不动，眼睛始终盯着那一禽一兽的一举一动。他也不清楚他跟着它们到底是想干什么，反正就这么跟踪着走，像是受着一股莫名神力的驱遣。唯一知觉的一点



是，他的手里始终紧攥着那把弹弓，弹弓的绊子里夹着一粒坚硬的石子。

城的西北角上有一座角楼，半边已经塌了，半边还矗立着，在夜色中像一个苍老的巨人。角楼下是一片坟场，据说几十年前这座小城发生过一场剧烈的战争，这西北角楼上打得最惨，死了好多的人。那累累坟冢在清冷的月色下像一个个披麻戴孝的人，席地而坐，注视着他，这里那里还闪动着一团一团的蓝色火苗。他害怕了，不由自主地收住了脚。正进退维谷，忽闻身后又传来一阵窸窣之声，一回头，不由大吃一惊，那只被大狸猫吃了的小灰鼠不知什么时候又复活了，正悄悄地尾随着他，而且躯体猛然增大十倍，像一头白色的小猪跟随在他身后。他顿时惊得魂飞魄颤，尖叫一声，撒腿就跑……

稀里糊涂地，他就闯过了那片坟场。渐渐换过气来，回头再看，那小灰鼠却又忽然消失了，累累坟冢也恢复了土堆模样，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他抹一把额头的虚汗，张目搜寻，发现鸱鴞子和大狸猫穿过坟场之后，就离开护城河朝北面的焉支山去了，他也就咬咬牙关，继续跟上去。

焉支山下有好多泉眼，流成一道一道的小溪，泛着粼粼波光。有一处地方长着一棵老榆树，树叶已经黄了，在夜风中瑟瑟发响。那鸱鴞子终于落在那棵老榆树上。那大狸猫就乖乖地跟过去，站在树下，低着头，一动不动。

鸱鴞子理了理翅膀，像做了一番休整，而后又发出一声命令似的啸鸣，大狸猫就迈动爪儿，一步一步挪到泉边，开始饮水。

“咕嘟”，“咕嘟”，猫儿饮水的声音很怪，不像是用舌头舔，而像是用鼻子在吸，不时地发出水呛气窍的咳嗽声。一会儿，肚子就圆圆地鼓了起来，像皮球吹胀了气。随后又回过头，一步一步行到树下，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。那刚刚吃下的鼠肉还没消化，一索啦一索啦地吐出来，堆了一堆。小孩潜伏在不远处一片草丛中，静静地观察着这奇特的景象，大气不出。

猫儿呕吐的情形十分痛苦，嘴巴咧到耳门上，一条红舌头像狗一样吊在外面，喉咙里呃呃作响，身子一弓一弓，眼眶也挣裂了，似乎要把五脏六腑都要吐出来一样。吐了一阵，肚子就瘪了下去。这时候，大狸猫忽然仰起脸，望着树上的鸱鴞子，两只琥珀色的眼球里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珠。但鸱鴞子却似不见，又发一声啸鸣，猫儿就打个哆嗦，含着泪又爬到泉边，再次饮水。

就这样，大狸猫在鸱鴞子一声一声的催迫下，一遍一遍地饮水，一遍一

遍地呕吐，从树下到泉边，再从泉边到树下，来来回回不下十几遍。终于猫儿的肚子里再也吐不出一丝儿脏物了，饮的是水，吐出的也成了水，把肠肚都洗得干干净净了这时候，鸱鴞子才一声尖啸，俯冲而下，将大狸猫抓上了树杈……

小孩的心里咯噔一下，他已经预感到将后会发生什么事情。他忽地举起弹弓，瞄准了那双碧幽幽的眼睛。但不知怎地，他忽然感到浑身无力，胳膊发麻，怎么也拉不开弹弓了。鸱鴞子则在榆树的桠杈上，喙啄爪撕，吞食起猫儿来。大狸猫起初还发出几声微弱的呻吟，随后就什么声音也没了。

月亮渐渐西斜，东边天上出现了几颗亮星。附近的山村里忽然传来一声鸡鸣，跟着又有几声犬吠。小孩猛然警悟，再次举起弹弓，“砰”的一声，鸱鴞子腾空而起；但并没有把它击落，它的翅膀上只落下了几片褐色的羽毛，随后便长啸一声，飞入了苍茫的焉支山中……

三

天亮了，小孩像做了一场恶梦似的，慢慢地往家里走。这时候，爷爷、妈妈和姐姐，还有邻居和他的小伙伴，已经在城里城外到处寻他。太阳冒山的时候，他的好友穆肉肉在城墙上望见了，一阵叫喊，人们赶了来。妈妈不容分说，照着他的屁股就是狠狠几巴掌，打得他哇哇直哭。随后人们就问他，半夜三更跑出门干啥去了。他就一五一十叙说了夜里发生的事情。但大人们都不信，猫儿玩老鼠是常见的，鸱鴞子吃了猫儿也可能是真的，但老鼠绝不会给猫儿下跪，猫儿也绝不会对着鸱鴞子流泪。无论他怎么分辩，人们还是不信，都说他得了夜游症。只有爷爷没说话，给他拍干净身上的尘土，把他背回了家。

一到家中，他就发烧了，浑身滚烫滚烫，还不住地说胡话。妈妈就心疼了，守在他头边，拿一块湿抹布给他镇凉。忽然，姐姐在院子里叫起来：“妈妈，妈妈，不好了！不好了……”随着叫声，姐姐慌慌张张地撞进门来，手里提着他的一件汗褂子。妈妈一见那汗褂子，脸色“唰”地白了。当地人有个讲究，小孩的衣服晚上不能晾在外面，晾在外面会落上贼星；贼星就是流星，流星



落到小孩的衣服上,就会勾走小孩的魂儿,使他中邪入魔。昨天给娃儿洗了衣服,傍晚时怎么就忘了把这件汗褂子收进去。娃儿现在这副模样,肯定是昨夜里着了贼星的祸!妈妈就急得慌了神,把湿抹布托给姐姐,又提上他的汗褂子到外面去给他叫魂。

妈妈弯着腰,把汗褂子拖到地上,像拖着一把扫帚,一路走,一路喊:“山娃子回来吧——”穆肉肉等一群小伙伴,就跟在后面应声:“——来了!”

“门上吓了屋里来——”

“——来了!”

“城外吓了城里来——”

“——来了!”

“天上吓了地上来——”

“——来了!”

……

就这么地,妈妈一路走一路叫,从院里叫到院外,从城里叫到城外,一直沿着他昨夜里走过的地方,来来回回叫了几趟。

后晌的时候,爷爷请来了地方上一位老中医。老中医把诊号脉良久,最后说,娃娃没啥大毛病,只是夜里出去着了风寒,又受了点惊,吃几服汤药就会好的。随后开个药方,走了。

老中医的药方很管用,两天后,小孩就又能下地玩了。爷爷和妈妈都长长地松了口气。但娃娃的精神却没有恢复到先前的样子,老是恍恍惚惚的,一说起那天夜里的事情,他就哭,一边说那小灰鼠太可怜,那大狸猫也太可怜,一边又说他看到的事情是真的,一点假也没有。可大人们总是摇头。后来,他还领着小伙伴到那棵老榆树下去看现场。猫儿吐出的那堆脏物,已经被其他飞禽走兽吃尽;但那猫儿的骨架还挂在老榆树的树杈上,一条毛绒绒的尾巴悬吊空中树枝间,迎风摇晃十分清楚。那些娃儿们就回来给大人们学说,结果却遭到更严厉的训斥。穆肉肉的娘是个摆小摊的,平日里敬着一个什么神,听了这事,就虎着脸对她的娃儿说,贼家的那个山娃子身上落了贼星,中了邪,你以后不能跟他在一起玩,跟他在一起玩,你也会沾上邪!其他的一些街坊邻居,也都这么暗中告诫自家的娃娃。于是这个小孩就渐渐地

有了一个绰号：“贼星”。仿佛他的身上披了一层神秘的光芒，人一见他，都要停下车来多看一眼而后再匆匆走开。虽然那些小伙伴不同于大人，背地里还是和他在一起玩的，但毕竟不同于先前了，总是对他怀了另眼。他们平日里很喜欢玩一种叫做“官兵捉贼”的游戏，四块小木牌上分别写着“官”、“兵”、“捉”、“贼”四个字，由一个小孩合在手里凌空撒开，其他的孩子便去抢。抢到“官”、“兵”、“贼”的孩子便不动声色，把手儿背到后面等待去捉。捡到“捉”字的孩子便开始仔细判断谁是“贼”，如果一下子捉中了，他就立了功，由“贼”把他背上转一圈；如果捉错了，他就要把被捉错的人背上转一圈。这一天他们又玩这个游戏，他一连三次捡到了“官”，可捡到“捉”的孩子却三次把他错捉成了“贼”。这在平日里是件很开心的事，可今天他却来了气，呀呀地叫道：“你们！你们！你们怎么老把我——当成贼？”其他的娃儿还没答话，穆肉肉就嘻嘻一笑说：“我看你脸上有股贼气！”这句话一下子惹恼了他，挥手一拳，就把穆肉肉砸了个坐咕咚，而后嘶叫一声，冲开伙伴们，跑了……

四

他开始变得孤僻起来，再也不愿跟伙伴们一块玩了，有伙伴们来找他，他也避而不见。经常孤单单一个人，走出城外，在旷野里茫然地游荡。辽阔的原野，在秋阳下一片苍黄，收割后的茬子地上泛着一道一道的地脉紫气，远远望去就像哗哗流动的河水，有好几次引得他往前走啊走啊，终于就天黑了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尚未收割的胡麻和荞麦，又在微风中俯仰起伏，卷起一波一波的红浪和绿浪，仿佛在合唱着一首首震荡山河的浩歌。一群一群的白马鸟在天空飞着叫着，一只一只的蚂蚱和蟋蟀在草丛中跳着蹦着。一切都是这么新鲜，一切都是这么神奇。他终日徜徉其间，就渐渐地淡漠了那贼星落身的烦恼。但心灵的孤独感却依然深重，他常常爬伏在草间，两只小手托着腮帮，出神地眺望那青云般缭绕的村烟和村烟下来来往往的鸡犬牛马，望着望着，就会默默地流下两行热泪……

他忽然想起父亲。父亲在祁连山中一个马场里放马，那地方很远很远，



一年只能回一次家,不像其他孩子的父亲那样经常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。一想到这点,他就愈加凄怆。他时常站在旷野里,眺望着高耸入云的祁连山雪峰,幻想父亲能够隔山隔水地望见他,而后策马出山,一下子把他抱上马背……

过了些日子,小城的小学校开始招收新生了,妈妈就领着他去报名。一是他也该到上学的年龄了,二是上了学,变个环境,他那怪里怪气的毛病可能会好些。他自己的心情也很激动,上学念书,这是他向往已久的事,街道上已有不少娃娃戴上了红领巾,他早就羡慕得不行,现在这个美好的愿望就要实现了,他是多么激动啊!

但万万想不到,进了学校门,报名的老师测验他的时候,他却自己给自己迎头泼了一盆凉水。

老师先拿出一张画片,上面是一只小狗,问他:“这是什么?”他就答:“猫!”老师就皱了一下眉头,其他的娃娃们也哧哧地发出了低笑。接着,老师又拿出一张画片,上面是一只蝙蝠,又问他:“这是什么?”他又答:“鸱鸢子!”周围的娃儿们笑得更厉害了,妈妈也急得给他使眼色,可他仍旧未明白,涨红着脸,又结结巴巴地补充说:“就、就,就是那只……吃了大狸猫的……鸱鸢子……”老师就再不问他了,沉吟一阵,对妈妈说,你这娃儿看来年龄还不够,明年再来吧!就这样,他被淘汰了。

随后不久,穆肉肉等许多小伙伴都戴上了红领巾,他们顺利地完成了幼年时代的一个伟大转折;而他则默默地接受了一生道路上的第一个痛苦的挫折。

五

从此,他更加孤独了。妈妈在街坊邻居面前也似矮了一个头。她明白,老师说她的娃儿年龄不够,是给她一个面子,实际上说的是她娃儿的脑子不行,她就很伤心,动不动就骂他不争气,把他关在院子里不叫他出去。爷爷看不过,就时常找个借口带他出去玩。有时候妈妈不允许,两人就吵起来。吵到厉害处,爷爷就责备妈妈:“你自家下的骨肉都这么轻贱,外人还怎么看?”妈

妈就反驳爷爷：“我下的骨肉是谁家的种？他出去丢人现眼，是作贱我吗？是给你们臧家丢脸！”爷爷就气得胡子抖，索性自己也不出门，陪着孙娃儿在院子里喧谎儿。

爷爷好像识几个字，但家里却从来不见有一本书，有一支笔，他最珍爱的一样东西是一条马尾巴。那是一匹白马的尾巴，雪白雪白，终年悬挂在爷爷睡屋的半墙上。每当看到这条马尾巴，爷爷就会念叨起一句谁也听不懂的古话：“天行健……天行健……”有时候眼中还会带出泪花。爷爷的这个习惯他很早就注意到了，每当看到爷爷对着那条马尾巴沉思吟哦的时候，他就会想象出爷爷的肚子里肯定有许多许多的故事，至少有一个关于白马的故事，但爷爷从来没跟他讲过。现在，爷爷忽然打开了话匣子，天上的神仙，地上的牛马，人间的三国列国，一肚子的故事就像河水般滚滚流淌。他就渐渐地沉浸在爷爷的故事中了。那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，那一个个壮烈屈死的千秋忠良，给他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一种永难磨灭的敬仰和沉痛。有一回讲到梁山一百单八将最后一个个风流云散的时候，爷爷自己就哭了；又有一回讲到荆轲刺秦王未成，被秦兵乱刀砍死的时候，他又哭了，爷孙俩就这么常常相对而泣，替古人落泪。

爷爷喧得最动情的，还是许多关于人和马的故事。爷爷说，马是一切牲灵中最有灵性、最有气骨的牲灵，比人还高贵。它像狗一样忠诚，却不像狗那样贱气；它像老虎一样勇烈，却不像老虎那样凶残。世界上最好的马，就出在我们的家乡，我们的祁连山中。在很远很远的古时候，我们祁连山西头的渥洼泽里出了一匹天马。它眼如明亮的星星，声如春天的滚雷；它每天早上从水里面走出来，在草滩上吃草、交配、晒太阳，到了傍晚，它又随着落山的太阳跳入水中，在水底过夜。它每次出水 and 入水的时候，渥洼泽上空就会出现一道彩虹。因为天马的神威，我们的马群十分兴旺。后来有一天，有一个小藩王，设计将天马套住，进贡给了东方长安城的汉武帝。汉武帝见到我们的天马，高兴得几天几夜睡不着觉。可我们的天马不愿给皇帝当坐骑。它不吃不喝，终日望着我们西边的家乡不住地嘶鸣。整整七七四十九天，它没吃一口料，没饮一口水，一直嘶鸣不止，眼中口中都流出了血。后来汉武帝也软了心，说，这样的马，五百年才出一匹，人不能骑，骑了要犯天条。放它回去



吧！我们的天马就长嘶一声，冲出长安城，日夜兼驰，翻过千山万水，重新回到了我们的渥洼泽。但我们的天马经了几十天不吃不喝，伤了气脉，入水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，它的英魂上升到天空，变成了一颗星星，这颗星星名叫“马腹星”，终年四季漂浮在祁连山上空，保佑着我们的马群和牧场……

听着爷爷的这些故事，他又惊又奇又有点不敢相信，禁不住就问爷爷，马是地上的动物，怎么变成天上的星星？爷爷就说，它是天马呀，天马是龙一样的神驹，能地上跑，能水中游，当然也就能在天上腾云驾雾。他就越发惊奇，又问爷爷，你亲眼见过天马吗？爷爷说，渥洼泽里的那匹天马他没见过，但祁连山中的其他天马他不但见过，而且还养过。现在祁连山中的马群，都是那匹天马的子孙，它们的名字叫“汗血马”，跑起来追风逐电，浑身汗水如血，姑娘媳妇们要搽红脸蛋，就用指头在出汗的马背上扞一下，蘸上血红的马汗，抹在脸蛋上，比胭脂还鲜艳。几十辈子以前，咱们家就养有上百匹汗血马，匹匹赛龙虎，当中有一匹白汗血马，最是英俊，这条白马尾巴就是它的。可惜有一年，唐明皇的一个使臣到西方巡行，无意中发现了咱家的那群汗血马，一纸诏令，便将它们全部征为皇家御马……

“被征为皇家御马？”

“对，就是成了皇家宫苑里逗人取乐的玩马！皇宫里宫娥妃子太监宰相整天闲着无事，他们就教我们的汗血马跳舞。这唐明皇不像汉武帝，他虽然也有爱马之心，但却爱不到点子上，我们那威风凛凛的汗血马就被他们驯成了一批狗儿猫儿般的玩物……咳咳！”

爷爷噎到这里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后来呢？”他又问。

“后来，安禄山的大军造反了！安禄山的大军从北方的大沙漠黑黑浪浪杀向京城，唐明皇领着宫娥妃子逃跑了，我们的汗血马又被安禄山的大军收为军马……”

“它们得救了？”

“不，它们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对！安禄山的大军见到我们的那些汗血马，非常高兴；我们的汗血马比

他们的马还漂亮，安禄山把它们分配给了最勇敢的骑手。可是，这时候我们的汗血马已经变了性子，外表上看着还威风，骨子里已经不像个马了。它们上了战场不知道冲锋陷阵，一听鼓角齐鸣，还以为是宫廷的奏乐之声，就在阵前跳起舞来。安禄山的士兵吃了惊，以为是遇上了妖马，就一阵乱棒，把它们统统打杀了！”

“哦——统统被乱棒打杀了？”

“统统被乱棒打杀了！那匹白汗血马也被打杀了。我们的老祖宗闻此噩耗，千里迢迢寻到战场，把它的尾巴割了回来，传给我们子孙后代说：记住，任何时候，人和马都不能失性子；马失了性子就不是个马了，人失了性子就不是个人了！”

爷爷说过这话，老眼里挂满泪花，久久地沉默了。他的心里也像一石投池，波澜起伏，久难平静。

过了好大一会，他忽然又想起他那个奇怪的梦境，又问爷爷，那是不是一群汗血马？爷爷从沉思中回过神来，愣了一愣，兀地一拍腿叫道：“对喽！对喽！山娃，你梦见的那群马正是汗血马呀，正是咱家当年失去的那群汗血马呀！它们的灵魂要转世了！它们托梦于你，是在给爷爷捎个信儿呀，好梦！好梦！”

爷爷的神色顿时如云开雾散，显得很激动。“可是，”他又小心地提醒爷爷，“我梦见的那群马都被人杀了呀，堆满了一条山沟，那么多的马头，那么多的血，咕嘟嘟，如水滴……”

“更好！更好！梦中见血，是大吉祥，血流得越多越好！天马之血，英雄光芒，我的山娃啊，你是个有大出息的孩子！”爷爷愈加激动，一下子把他拉过来，搂在怀里。

过了一阵，爷爷又缓缓地把他松开，推到膝前站定，怔怔地打量起他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。打量着打量着，突然又开口说道：“山娃，记住！你一定是个有大出息的孩子！咱家当年失去的马群，一定会在你这一辈的手上失而复得！你这次没上成学，不要紧，那是天意在磨炼你。以后谁叫你贼星，你就说，我就是贼星，贼星也是天上的一个星宿呢！你将来一定能中状元，当将军，娶俊俊的媳妇，骑马走天下！”



爷爷的话,爷爷的故事,像一缕缕清风,吹开了他尘闭的心房。状元是什么,他并不清楚;娶俊俊的媳妇,他也似懂非懂;但当将军,骑马走天下,却成了他朦胧遥望的最早理想……

六

他愈发不安分了,时刻想往门外溜,从早到晚,满脑子想的是英雄和骏马,仿佛一出门就会碰上荆轲岳飞伍子胥一类的人物。有时候正吃着饭,他会忽然把筷子一丢,冷不防叫起来:“快看!天马出水了!天马出水了!”弄得大人们惶惶不安,爷爷就再不敢给他讲那些缥缥缈缈的故事了;妈妈也担心,怕老这样下去把他闷出病来。比他大五岁的姐姐就央求妈妈,叫她领弟弟去挑菜,妈妈就同意了。

那时节,骊轩城的人家大都吃野菜,一到春夏季节,小城周围的山坡上,田埂上便到处是挑野菜的老太太、小姑娘,姐姐就每天按部就班地去给家里挑菜,风雨不间断。时值秋末,地上的野菜已经很少了,黄花子、马英子已经老得吃不成,鸡爪子、地卷皮也因快要入冬,显得很稀罕了。一开始,他和姐姐一样,很认真地寻觅着那星星点点的野菜,但渐渐地,他就生了烦,动不动就把菜篮一丢,站在旷野里独自发呆。北面的焉支山上有一道残破的长城,长城上有一座高高的狼烟墩,与城墙的西北角楼遥遥相望,就像两个千古不朽的巨人。他时常驻足于这两位巨人之间,呆呆地眺望那天际的流云。忽一阵雁阵飞过,忽一阵风吹草动,他仿佛听见,那两位巨人在窃窃私语,议论着这山村城廓的什么。一天下午,他撇开姐姐,从一道豁口处登上了城墙的西北角楼。角楼外面,就是那天夜里他跟着鸱鴞子穿过的那片坟场,坟场的荒草丛中,横七竖八地躺着好几块墓碑,墓碑上落满了乌鸦的粪便,情景十分凄凉。角楼内侧,紧挨着城根又是一座寺庙,叫弥陀寺,也已经破烂不堪。但寺庙前有一棵高大的柏树,一年四季青翠不凋。寺庙里只有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。老和尚深居简出,很少露面,小和尚却时常背个小木桶,到泉边去打水,他和穆肉肉以前经常碰见。但那小和尚从来不跟他们说话,一看见他们就赶紧低下头匆匆走开。他就常常无端地猜想,那小和尚可能没有

爹妈，或是虽有爹妈，但爹妈远在天边……

在弥陀寺的左边不远，又是他想上而又没上成的那所小学校。小学校的隔壁又是一座监狱。监狱的样子很像个城中小城，四面是高墙，墙上是一排一排的铁丝网，上面有站岗的哨兵来回巡逻。监狱高墙的外面，又是一面不太高的围墙，里面种着蔬菜和果树，是个园子。那些犯人经常从监狱里出来，排成队，在园子里干活。他们都穿着黑色囚衣，光着头，哨兵端着枪押着他们，样子很邋遢，叫人望着又害怕又可怜。他就莫名其妙地觉得，那小和尚的爹可能就在那伙犯人当中……

与那座监狱仅一墙之隔的小学校，却又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。书声琅琅，歌声阵阵，操场上，娃娃们打球，跑步，荡秋千，玩得是那么热火朝天。触景生情，他再一次感到了失学的痛苦，禁不住望着那黑红色的寺院庙门，发出了一种低低的呼唤：“小和尚、小和尚，你出来吧，出来吧，咱俩一块玩……”但静悄悄的庙门紧闭着，除了一阵嚶嚶嗡嗡的诵经声之外，什么声息也没有。

突然，监狱里传来了两声“砰砰”的枪响。他蓦然一惊，只见监狱的菜园里一片混乱。犯人在东奔西跑，哨兵也在大呼小叫。他起初以为是有犯人越狱，继而才看清不是那回事，犯人们只在园子里跑，没有人翻墙；倒是有两个公安队的战士翻过了墙，一个提着一杆步枪，一个提着一把手枪，猫着腰，朝小学校方向跑去。跟着，小学校里也大乱了，操场上的学生们发出一片呐喊，像追赶着一个什么东西，又朝弥陀寺跑来。他不知道发生了啥事，猛不丁地发现，在追赶者前面，奔跑着一只火红色的狐狸。那狐狸好像带了枪伤，一条腿瘸着，没命地奔逃。快到庙门跟前，那紧关着的庙门忽然启开了一道缝，那小和尚从里面探出了半个身子。狐狸略一犹豫，就从小和尚的胯下挤进了庙门。小和尚似乎有些吃惊，但随即又镇静下来，转身关上门扇，守在了庙门口。不一刻，追赶的队伍来到了跟前。为首的是一个秃葫芦娃子，也是西门上一个相熟的伙伴，名叫柴木瓜。柴木瓜追到庙门口，就向小和尚询问起什么。小和尚便像个哑巴似的，比划着两手，向南边一指，仿佛在说，狐狸朝那边跑了。柴木瓜就一声吆喝，又领着众娃儿朝相反的方向追去……

这时候，他心里蓦然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惊诧和感动，仿佛无意间发现